翠袖乾坤

牛華20場爆瀉個唱劈散詛咒

查小欣

「感受到，源源不盡的溫暖；回憶到，從沒到有的友誼；意識到，這一些就是真摯；明白到，甚麼叫做真永遠。謝了。華仔」劉德華完成了二十場的Unforgettable演唱會翌日中午傳來的感言短信，牛華即是牛華，連寫感言也特別給力，而不是「多謝」、「Thank you」、「我會努力」等普通致謝說話。

共看了牛華兩場個唱，先看第二場，他在台上感性落淚，三十年的演藝生涯，每首他的金曲都代表他的一個階段，有自己的故事，在入行三十周年演唱會台上一首首唱出，當中的喜怒哀樂一一浮現，淚便流下來了。

完場後，寫了個短信給他，讚他的舞藝經米高積遜的排舞師提點後，更精進，很unforgettable——不是恭維，是真話。

爆出瞞婚事件後，部分傳媒指劉華形象插水，事業受挫，更危言他一鋪清袋，口講無憑，二十場爆瀉個唱，一票難求，粉絲要瞓街通宵排隊搶購門票，持有劉華個唱飛，必惹來艷羨目光，足以劈散事業玩完的惡毒詛咒。

以寫死一個紅藝人來谷銷量的傳媒極度短視，香港紅藝人買少見少，寫死一個紅藝人，即是香港在大中華娛樂圈少了一分競爭力，打擊香港娛樂力量。為了多賣幾本書而閹割香港在娛樂文化的影響力，太自私了。

成功的藝人，除得粉絲力撐外，圈中人緣也重要，劉華二十場個唱，每晚除有與他情如母子的葉德嫻做固定嘉賓外，晚晚有不同藝人做嘉賓，個個皆有號召力，他們任嘉賓，非純為俾面撐場，而是每位都在劉華入行三十年留下印記，連低調歸隱的小龍女陳玉蓮都肯上紅館，演唱會嘉賓稀客劉嘉玲也在尾場獻唱。

台上、台下一樣精彩，在後台高官名人排隊跟劉華合照，六嬸方逸華在愛將陳志雲、樂易玲陪同下到後台跟華仔合照。

有粉絲、有同行支持，劉華又怎會事業插水，他個唱主題曲是《I Don't Wanna To Say Goodbye》，事實是大家不會給他say goodbye。

天宮知玄

小念頭

楊天命

蘋果手機的響鬧功能突然於一月一日失靈，天命雖非受害者之一，但根據新聞報道，卻有不少人因此而上班遲到、錯過航班、延誤婚禮等等，原來一個小小的失靈，隨時能夠引發改變人生的錯誤！

最近在家翻看電影《潛行凶間》，當中亦提到一個潛藏在意識深處的小小意念，可令人生出現翻天覆地的大變化，這說法正好和響鬧事件及佛學不謀而合——在《金剛經》中，釋迦牟尼教導十大弟子之一的須菩提祖師要「善護念」，從淺顯的層面去解釋，便是叮囑我們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心念，不但應盡量免受外來的污染，更莫心生歪念，否則這些念頭將對我們的人生構成可大可小的壞影響。

有人或會反駁，我不過是在心中想想，根本就沒有將這些壞念頭付諸實行，難道這也有錯嗎？正如《潛行凶間》的情節，一個不自覺的小意念已可將片中「富二代」的生意計劃完全改變，而這改變更可能影響全球的命運！

根據佛學而言，我們任何的想法也會進入第八識，亦即「阿賴耶識」／「藏識」之中，成為一顆生生世世跟隨着我們投胎轉世的種子，直至等到合適的機緣，便會萌芽結果——別以為只是想想就沒有後果、不用負責！

撇開投胎轉世及藏識等玄妙層面來看，一個常常心懷怨懟的人不但很難生活得快樂，而且這些積壓的怨念亦終有一日會如江河決堤般洶湧地爆發出來，到時一樣會惹來不好的後果。覺得我說得太誇張嗎？但只是一個品牌的手機響鬧失靈，已如此影響了無數人的生活，我們一天轉變幾千幾萬個念頭，就算當中只有百分之一變壞了，也等於種下幾十甚至幾百顆的壞種子，它們對人生構成的影響其實也絕不出奇吧？

琴台客聚

翻命運的「冤案」的史鐵生

彥火

> 如果清點我的遺物
> 請別忘記這個窗口
> 那是我常用的東西
> 我的目光
> 我的呼吸、我的好夢
> 我的神思從那兒流向世界
> 我的世界在那兒幻出奇景
> 我的快樂
> 從那兒出發又從那兒回來
>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靈
>
> ——史鐵生《遺願》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三點四十六分，史鐵生因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宣武醫院搶救無效去世。根據其生前遺願，他的脊椎、大腦將捐給醫學研究；他的肝臟將捐給有需要的患者。

史鐵生走了，令人若有所失。這個社會，彷彿失掉了甚麼?!

我終於找到答案了。那是對於荒誕和宿命的不屈不折的抗爭精神！

史鐵生一月四日生日，他卻在他將屆六十歲的生辰前夕、在二〇一一年元旦東臨之前逝去。

史鐵生作為一個人的局限，他同樣不能跨越命運的播弄——邁不過大節、甚至自己六十歲的大關。

他說：我「從那兒出發又從那兒回來」，也許他早已了悟生命的弔詭。

第一次聽到史鐵生的名字是在一九八三年秋，我在那裡邂逅了內地小說家王安憶。她告訴我史鐵生的文章寫得好，他的文字乾淨利落，恍如簇新的鈔票，未受到人為的污染。

自此後，我開始注意史鐵生，進一步了解他的遭際、他的小說和隨筆。

他的見解往往在尋常中顯現不平凡的哲理。

這種悟性已表現在他初期的小說，如《午餐半小時》。他發表於一九八三年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更是史鐵生代表作品。不少論者認為這是尋根文學的表表者。但是在「尋根」意義上，史鐵生別有見地。他認為，「『根』和『尋根』又是絕不相同的兩回事。一個僅僅是，我們從何處來以及為什麼要來。另一個還為了：我們往何處去，並且怎麼去。」「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誕，去為精神找一個可靠的根據。」（《禮拜日．代後記》，華夏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史鐵生生於一九五一年。一九六七年從清華附中初中畢業，兩年後，也就是一九六九年響應號召下鄉插隊務農，他插隊的地方就是延安地區的清平灣。一九七二年一場大病導致史鐵生的雙腿癱瘓，回到北京也治療無效。

在二十一歲生日這一天，史鐵生住進醫院，從此再也沒有站起來。一九七四年他被安排進了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工作，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因為急性腎損傷而停止工作回家療養。在街道工廠的七年間，史鐵生就開始了文學創作。

史鐵生癱瘓後曾消極過，但他沒有在自艾自怨中沉淪，痛過、憂傷過，從傷痛中他再度抖擻精神，存心要與命運開一次玩笑，他要用殘缺的身體，用文字表達他沒殘缺的深邃而豐滿的思想。

史鐵生終於在文學領域獲得拯救、找到安身之地，他的《我與地壇》，鼓舞着千千萬萬讀者。

（「與命運抗爭的史鐵生」之一）

百家廊

土耳其掠影

鄭浩

土耳其不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是去南非，土耳其純粹是路過。用咱家鄉話說叫「歇個腳」，用的士司機的話說叫「帶一腳」。我們乘坐的空客A320不小心被「司機」帶了一腳，把我們丟在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

伊斯坦布爾原來不叫這個名字，在其存在的歷史中曾擁有過許多不同的名字，這些名字無不打着當時統治者文化、語言和宗教的烙印，像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和士坦堡如今仍是穿越時空、響徹雲霄的名稱。

伊斯坦布爾始建於公元前668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舊址在古希臘的城邦國——拜占庭，後來經過戰爭和重建，成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公元330年改名君士坦丁堡，別稱新羅馬；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取得該城，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爾，從此一直是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首都。

伊斯坦布爾之所以聞名於世，主要原因之一是其橫跨亞歐兩洲的地理位置。亞洲大陸最西端的黑海與地中海之間，有一條「黃金水道」，把亞洲和歐洲大陸分割開來，中間部分是馬爾馬拉海，南端叫達達尼爾海峽，北端叫博斯普魯斯（伊斯坦布爾）海峽，總稱黑海海峽。伊斯坦布爾就坐落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南端。這裡向北從海上可直達黑海沿岸各國，向南接着地中海，可通歐、亞、非三個大陸。向東雖有帕米爾高原阻隔，來自中國絲綢之路上的駝鈴依然叮噹悅耳，各路商賈往返不斷。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發展了亞歐諸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兼收並蓄了歐、亞、非三洲各民族思想、文化、藝術之精粹，成為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交匯點，不同歷史時期的40多座博物館、20多座教堂、450多座清真寺遍佈伊斯坦布爾各個角落，美麗的建築本身及其收藏的大量文物，都是東西方思想文化交匯的生動見證。

遙想當年，突厥、波斯和希臘、羅馬帝王先後親率大軍，馳騁歐亞非三洲，鐵騎所到之處，敵首被斬，城堡被克，婦女被擄，百姓被奴，強大的王朝在廢墟上崛起。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冒出密如蛛網般的街道，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賈小販，或購房置舖，或擺攤設點，或沿街叫賣，市面上熙攘攘，亂哄哄，南來北往的客商、旅人洪水一樣流動。他們有的捧着阿拉伯金飾銀盞，有的扛着意大利玻璃器皿，還有的用牛拉雙輪車，把中國瓷器一車車往家裡拉。無論耶穌的信徒，還是穆罕默德的弟子，他們漂亮老婆肩上的圍巾和面部的紗籠，無不是來自China絲綢之路上的上等好貨。

時光匆匆前行。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古老的城牆寫着滄桑與斑駁，歷史的風霜在成吉思汗坐騎踏出的蹄窩沉積，黃土深處，蒙古士兵的刀鋒仍在黑暗中閃着幽幽青光。

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延續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大廈呼啦啦覆傾。奧斯曼人攻取該城，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作為帝國國都，一直延續了近五個世紀，直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誕生，首都從伊斯坦布爾遷至安卡拉。古城的繁華由歷史造就，不會因帝都的遷出失去它耀眼的光芒，更不會因城名改動而成為廢都。伊斯坦布爾濤聲依舊，風采依然，不僅是伊斯坦布爾省的首府，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它以自身特有的魔力，聚集了多種人群，同化了迥異語言，糅合了不同宗教，包容了多彩文化，最終成為雄峙世界之林的國際大都市。

在伊斯坦布爾的1180萬人口中，98%的人信奉伊斯蘭教，我們信步市區，無論走到哪裡，拖着長音的頌經聲都會鑽進我們的耳郭。高亢的音調逶逶迤迤，飄飄灑灑，時而迎風長吟，若天上游弋的白雲；時而屏氣短歎，如眨眼就來的細雨。儘管我們不是穆斯林信徒，耳濡目染，此時此刻的我們每個人都寧願相信自己已經解讀了《古蘭經》的神聖內涵，不知不覺雙手合十，輕吟安拉。我們明白，那是漂浮在空中的天籟之音，那是像空氣一樣須臾不可離開的精神滋養。

郁金花開的真艷，大街小巷紅紅火火，碧碧綠綠，蒼蒼翠翠。伊斯坦布爾市一年一度的郁金花節正盛裝舉行。我們穿行在東方與西方同體、古代與現代齊飛的「時光隧道」中，沾一襲情思，惹一身芬芳。

棄車登舟，一艘豪華遊船把我們馱在背上。遊船速度快疾，猶如一把剪刀，剪開博斯普魯斯海峽平靜的水面，流矢一樣射向遠方。

船的左邊（西岸）是歐洲，船的右邊（東岸）是亞洲，遊船在亞歐的分界線上疾駛。我凝立甲板，兩眼一會看左，一會看右，急切探究兩岸的異同，決心分辨出高低和優劣。哦，亞歐大陸橋到了，這座歐亞第一大鋼索吊橋把亞歐大陸連為一體，望着它雄偉優美的身軀，我肅然起敬。它多麼像偉大的母親，一手拉着亞洲，一手拉着歐洲。誠然，它也像橫跨天際的彩虹，為亞歐大陸鑲上了繁榮吉祥的金色。不難設想，如果沒有這座大橋，伊斯坦布爾的今天肯定不會有如此的輝煌！

我的相機肯定累壞了，左岸的風光和右岸的景色蜂擁而至，幾乎脹破了機身。我看到，亞洲部分街道寬敞，樹木蔥籠，房屋造型各異，多數雍容華貴，既有亞洲風格的簷坡，也有歐式的穹窿與半圓。具有典型伊斯蘭風格的清真寺掩映在紅花綠草之中，唱經聲傳來，飄渺如仙樂。岸邊垂釣者散淡，無聲而有力地揮動着魚竿，一切顯得那麼安詳、靜謐。回望右岸，入雲的高樓刺破青天，玻璃牆反射着扎眼的光芒。一片片別墅在山凹花草中起伏，像是歐洲印象派畫師不經意在藍天和白雲的畫布上渲染出的一幅幅油畫。臨水的教堂，該有四五百歲了吧！染有銹跡的十字架依然高聳，耶穌受難的雕塑依然醒目，管風琴奏出的上帝之聲從圓形大玻璃窗縫隙中閃出，沿着奧斯曼大帝走過的小道蜿蜒劃去。好一派和諧景象。

面對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的山山水水，我開始察覺出我的無聊與徒勞，試圖把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分個優劣高低實在是個傻瓜問題。在這裡，亞歐一體，民族平等，文化多元。過去我們老說美國是個雜種和合的國家，其實，在美國來到人世間的很早很早以前，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就是一個包容性忒強的國度，它擁亞歐交匯的地域，攬世界各地的民族，容誕生東西的宗教，展糅合雜交的文化。這難道不是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對世界重大而卓越的貢獻嗎?!

上岸過橋，沿着舊城區石板路，我們來到舉世聞名的藍色清真寺。藍色清真寺矗立在馬爾馬拉海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口處，是伊斯蘭教最優秀的建築師錫南(Sinan)的得意弟子Mehmet Aga的作品，始建於奧斯曼帝國最強盛的1609年。該寺造型奇特，恢宏大氣，莊嚴巍峨，旖旎萬分。整個建築用大石頭疊建，沒有使用一根鐵釘，歷經多次地震仍巍然屹立。清真寺有1個大圓頂，4個中圓頂，30個小圓頂。大圓頂直徑達27.5公尺，周圍有六根尖塔，高達43公尺。尖塔叫宣禮塔，是等級的象徵，據說只有聖城麥加的清真寺才能有六根宣禮塔。在興建藍色清真寺時，建築師接到蘇丹（國王）素檀何密一世「黃金的」命令，沒想到「黃金的」和「六根的」音相近，結果藍色清真寺修建了六根宣禮塔。

其實，藍色清真寺(Blue Mosque)是通稱，它真正的名稱叫素檀何密清真寺(Sultanahmet Camii)，也稱蘇丹阿赫邁特清真寺。該寺開有260個窗戶，牆壁使用了一種土耳其瓷器名鎮伊茲尼克（Izhik）燒製的、刻着豐富的花紋和圖案、以白色為底的藍彩釉貼瓷，共有21,043片。這些瓷片的藍色在眾多窗戶光線的折射下，使整個清真寺內藍色熠熠，藍色清真寺由此名揚天下。

寺院的8個入口，分佈於院子三個方位，人們從任一個大門都可以進出。走過由大理石鋪成的三道門徑，便到內庭，巨大的穹窿由粉紅礫石、大理石或斑岩的大石柱拱券相連接，頂着30個圓頂。中央圓頂通過角穹靠在4個突出的拱上，角穹則依次倚托在4個巨大的、有凹槽的角柱上。白色建築主體與周圍綠色的樹林構成了一幅十分美麗的圖案。

我們從側門進入，見簷廊下分別設有水龍頭，穿戴整齊的教徒來到這裡，男人一側，女人一側，各自用細細的水流洗淨雙手，然後坐在石凳上，脫掉鞋襪，仔細沖洗，再穿戴整齊，默默走進殿堂。

面積達四千六百平方米的殿堂可同時容納五千名教徒。洪流一般的伊斯蘭信眾從各個大門湧進，男女分明，各自為陣，面向麥加方向端坐成整齊的方隊。虛朦兩眼，屏息靜氣，微微蠕動的嘴唇，吟着自己聽得見、聽得懂的經文。不少男信徒雙腿跪地，頭低低伏在地下，口中唸唸有詞，不時抬起來，再重重叩下，厚厚的地毯攔不住登登之聲。然而，他們沒感到疼痛，他們摒去了世俗的任何紛擾，他們的頭顱和身體已不屬於自己，早遁入了神府仙境，全心全意讓那萬能的古蘭經和無所不能的安拉滌淨自己某些不光鮮的靈魂。領經人的頌唱劃過殿堂和院落，與信徒的禱告聲交織一團，綢緞一般撫過每個人心靈，莊嚴肅穆的氛圍和四周隱隱的藍光，使人彷彿真的置身於真主安拉溫暖而神聖的懷抱。穿越時空，仰望穹頂，絢麗的陽光把眼前的一切籠罩在金黃色的幻象中，我們彷彿也進了虛擬的空間，心被洗滌了一遍，心界似乎比進清真寺前提升了一些。但究竟洗掉了甚麼，提升在哪裡？誰也說不清楚。

杜亦有道

追尋古早味

阿杜

現在要追尋一點真正的古早味，越來越不易了，十年八載前，還可以就近去去澳門或廣州，偶然還可碰到一些傳統鄉土風味的東西，不應該說是珍品了，如新馬路近福隆新街的旺點盧石堂街口的一檔明火老式滷水牛雜，牛膀牛腸牛肺均十分入味，檔主用小兜盛載，五元一兜膀肚肺齊備香冽可口脆而入味，這等正宗街邊牛雜，以前香港街頭巷尾才有，小販喜歡拿把大鉸剪「測測測」響動的動作，招徠愛吃零嘴的小孩子，近十年八載這些「測測測」已經絕跡，要追尋到澳門才再嚐得着，另外營地大街市三樓的一家牛雜大排檔仍有此味，此外再找也不易了。而且今時今日這兩個元祖牛雜檔亦已褪色褪味，恐怕一兩年之內就要徹底消失了。

禮失求諸野，追尋古早美食可要到更遠的「野」去，廿年前曾船泊馬來西亞東部婆羅洲小城泗里奎，位於大城古晉之鄰，那是早年珠三角船民飄洋去僑居之「南洋外埠」，他們帶去珠三角番禺順德之習慣和飲食，古晉全市小販十足廣州佛山，有手搓湯圓糖水檔，也有淮杞燉牛腩燉雞腳等熟食檔，坐下叫一盅燉雞腳一碟炒貴刁（馬來語之「粿條」），一吃之下少年十歲八歲前在廣州之元祖味剎那都回來了。

過鄰檔吃一碗雲吞麵是大碌竹壓雞鴨蛋搓成之廣式手切麵，是雲吞皮包筍絲瘦肉拖長尾巴的「曳尾雲吞」，檔口必有一瓶白醋浸蘿蔔辣椒粒，一吃便童年歲月都回人間了，吃完之上湯底還有一小撮蝦子，有時連吃三碗才快朵頤，每碗「大蓉」坡幣一元，這等古祖寶地真個捨不得離去。

此外，「古早」或「古祖味」是台灣式對懷舊食品之叫法，而在西馬大埠吉隆坡檳城等多粵僑聚居之處，其「古早味」之東西還不及東部婆羅洲小市鎮的多，不是如筆者這般天涯孤侶之浪漢，就難有如在下的口福了。

古人云，一飲一食，莫非前定，筆者今日病困在床，有此唏噓，實真心之嘆也。

隨想國

我

興國

台灣發生一起疑似殺妻案，一個八十歲的老人，說應患有失憶症的妻子要求，用螺絲起子釘進她的頭顱內，讓她安樂死。

看了這則新聞，嚇了一跳。首先，這樣的死法是安樂死嗎？安樂死究竟是死得有尊嚴，還是死得安安樂樂，無痛無苦？其次，一個患了失憶症的病人，她能夠表達的，是她這個「我」的真正意見嗎？失去記憶的「我」，說的話能夠代表「我」嗎？

我有個長輩，因為中風引起腦部受損，要坐輪椅之外，還記不起事情，認不得人。有人說，他認得他太太。我的觀察，是認都認不得了，認得的，只是一直守在他身邊、對他不離不棄的人而已，不是那個「太太」。

我認為，失憶後的「我」，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我」。原來的我在哪裡？還在腦中嗎？我不知道，也許深埋在腦海，但不能召喚出來。我已不是我。可能再次召喚出來？沒有人知道。面對他，我不禁深問，「我」在何處？

這個「我」，表面看無憂無慮，快快樂樂，有時發發像小孩子般的脾氣，如此而已。這個「我」，在想些甚麼事？想挖出原來的「我」嗎？想追索原來的「我」嗎？還是根本失去了思考「我」的能力？

對於他來說，原來的我快樂，還是失憶後的我快樂？這問題恐怕沒有答案。但是，殘酷一點去想，失去了原來的「我」，我還是我嗎？我還有意義嗎？應該是記得原來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吧？那麼，忘記了原來的「我」，我是誰？

路地觀察

台北新舊趣味

湯禎兆

假期後的辦公室桌上，可以看到四五盒鳳梨酥手信，可見台灣是多麼受歡迎的外遊地點。日圓高企，其他東南亞地方又不夠出眾，值得讓人再三訪遊。台灣是香港的後花園，去啖小吃，去泡溫泉，去大自然或城市也好，總叫人百看不厭。

對於我這樣頻密訪台的旅客，每次總也可找到滿意的小吃。

今趟最滿意的是香港人似曾相識的油條。阜杭豆漿開在市集裡，從前殘舊得很，現在整個街市翻新了，地方更整潔。阜杭豆漿只在早上開舖，一大清早便人頭湧湧，人龍包圍整層，我亦聽到不少廣東話瀰漫空氣中。它賣的不僅有豆漿，還有油條及燒餅，後者分薄皮和厚皮，外層為煎餅，裡面可以選擇加蛋。最出色還金是油條，工場用玻璃分隔，可以看到廚房的製作過程，用料乾淨新鮮，我想就是那麼好吃的原因。

另外，我也去了台北附近的基隆，朋友說基隆很特別，地理上這麼近，卻不屬於台北市或台北縣，亦令這裡的民風好像還保存獨有的海港及小鎮特色。我到了廟口吃傳統鍋邊銼，像海鮮湯加了粉皮、魚蛋、魷魚等，就成了清甜的海鮮羹。這些小吃當然並不新穎，但現在出了包裝版本，讓人可以帶回家烹調，也屬新的嘗試。聽說也十分暢銷，不過由於我確信味道一半是環境製造出來，故也沒有買回家。

除了小吃，不得不提台北新開張的統一阪急百貨，其中主要為日式百貨及食店，好像不同食肆也要大排長龍。我沒有去嘗抹茶雪糕、日式甜點，反而去了地庫的韓式餐館，用的是新穎的鐵板火鍋合一器具，在輪候時已被催促下單，一坐下便奉上鋪滿肉片及蔬菜的鐵盤，嘩啦嘩啦便邊燒邊滾起來，快捷得來也頗具風味。整層都有如置身日本的幻覺，常常覺得台灣總是保持到至少一半日本風格，由食物到便利店，乃至電視節目到正宗的溫泉旅館亦然——這個百分之五十貫徹定律，令香港人無論如何都會繼續支持下去。